

前漢紀

一之四

前集紀

卷四

重刻前後漢紀序

自馬班代起遂分編年紀傳之體而爲二至東漢以訖宋元各有一代之史其體皆宗紀傳而馬班紀傳之外復有表有書有志於律歷禮樂河渠地理五行災異人物世系莫不具詳後有作者不能易焉二氏洵良史才哉有宋涑水考亭綜列代之成史昭千古之法戒其義本乎春秋其體仿乎左氏而詳而不繇質而不誣得聖人謹嚴之旨苟欲觀諸史之異同以正其舛誤斷不能舍是而別有論定矣漢史自馬班外若賈逵劉歆謝承華嶠各有撰述其仿左氏編年之體間取書志中大者若律歷河渠災異各繫時以記事俾後之覽者曉然

知一代之典章因革所由起與天時人事所由驗則荀
袁二氏之兩漢紀亦差足稱詳而不鯁質而不誣也暇
日欲令兒輩各寫一冊以便瀏覽苦無他本可較因請
今大中丞宋公藏本以資考訂遂令國祚與及門士
山陰許君尚質旁蒐別本點正句讀兩紀行世既鮮舊
版脫誤大約荀紀則取證于如淳晉灼臣瓚文穎諸注
而尤以師古注爲確袁紀則略采范氏後漢書與章懷
太子諸注爲證寧闕疑毋率改末學後生復不自量記
所同異若干餘條請正於大中丞宋公謬爲許可命
付開雕以廣二書之傳若夫荀紀奉詔所作論多醖正
袁紀自所撰集論猶放縱其純駁錯見自不相掩已具

述於中丞公與毗陵邵君序內茲不復贅因慨二十
一史之外若謝承華嶠等書散見各注久乏全本儻好
古君子不憚冥搜補正殘缺重令遺編與馬班涑水考
亭諸書並垂天壤裨正史之所未逮其又以是刻爲嚆
矢也夫康熙丙子且月襄平蔣毓英序

[illegible]

蘿邨蔣氏昆弟刻荀表二紀成商丘宋冢宰讀而悅之
謂其校勘詳慎雕刻精工視黃氏所鐫本爲良蓋是書
竣於康熙丙子距黃氏已百有五十年而黃氏板已不
可多得則是書之刻又烏可已哉余嘗慨古今作者之
有幸有不幸也班固繼馬遷之後而爲紀傳而後世作
史者因以爲例要之前此固未嘗有也夫史非徒記事
而已將以明一王之制政治之得失禮教之盛衰鮮不
於是乎取徵使後之讀者瞭然如指諸掌則固不得取
紀傳而忽編年也而後世乃尊奉班范之書而於是書
則目之爲逸史卽藏書之家不無度本不過藉以爲參
考之倘亦聽諸可有可無之數焉已矣嗟乎古來著述

家論議卓卓足以徵往古而信來茲者不知凡幾如謝承司馬彪張璠諸儒之書皆日就散佚寧獨荀爽二紀乎哉蓋書之傳不傳亦存乎後人之好尚焉耳然則編年之法遂不可行於後世乎曰是不然中古之事莫繁於東遷以後其間會盟征伐聘問饗享無日無之蓋有史策所不勝書者然而夫子作春秋寓褒貶於筆削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邪正曲直粲然眉列則春秋者固千古編年之權輿也宋時涑水紫陽二家遂祖述爲編年法而資治綱目二書復行於後是亦編年之遺意云爾孰謂其不可行哉班氏范氏常事詳瞻意在表章人物然其文冗蔓繁委使讀者循覽而不得其由則二子

之文其亦猶行古之道歟故予謂讀史者欲博考事蹟
則當以紀傳爲歸欲統會全旨則當以編年爲正二者
如經緯之相須其不可偏廢明矣蔣氏板後歸於年中
丞家予復得之年氏乃爲言以著於簡端康熙辛卯夏
月廣寧郎廷極叙

前漢紀三十卷漢末荀悅撰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
史稱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書文繇難省命悅依左氏
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晉末袁宏
踵之參撫謝承司馬彪張繡諸家撰集爲後漢紀並行
於世荀爽繼馬班之後而一變其體號能復古故學者
甚重之洎宋祥符中鏤版於錢唐版尋廢紹興中再鏤
版浙東語具王銍序又案吳巖李氏云某家有印本乃
天聖間益州市所摹刻者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
可句讀而近歲江浙印本號爲曾經校讎其實與天聖
市刻相似又云傳錄歲久卒難得其真可爲太息蓋是
書在宋時已殘脫如此明成弘間信陽何景明得荀紀

鈔本汪野呂栴又加是正刊行然袁紀迄未見也嘉靖間五嶽山人黃省曾偶從雲間朱氏購得宋版舊本其子姬水刻之吳門二書於是復完距今蓋一百五十年矣版又廢而學士大夫家藏棄之者亦少蔣子篤志嗜古慨然幸是書之存而惜其傳之不廣也間謁予吳閶署齋見架上有黃氏鋟本遽攜之去黃本故多譌字烏焉亥豕展卷有之亦有複誤至數行者蔣子重購得萬曆間監本差善乃相對校讎旁參班范兩書正其字之灼然譌者而疑其句義之牴牾脫誤者授之厠氏別爲字句異同考一卷繫其後其用心抑可謂厪已予嘗謂校書有二難過信古人者讀誤書不敢輕改一字甚者

從而傳會如燕相之說舉燭其蔽失之陋輕改古人者
或疑字奧義遇所不解輒以私臆奮筆改竄其蔽失之
妄二者交譏妄尤甚焉噫嘻校書如蔣子庶無負古人
也已蔣子家世仕宦其尊人集公方伯曩官江右於予
有通門之雅蔣子年甚少顧好學喜交文章士於裘馬
聲色翫好鮮華靡麗之習泊然無所動又屢訪求古書
遺集之有裨於世者思表章之以嘉惠來者其用意如
是豈易而得哉漢紀刻旣竣請予敘予嘉蔣子之賢而
又喜故人之有子也乃不辭而敘之蔣子名國祚字一
臣襄平人康熙丙子且月商丘宋犖敘

蔣君重刻前後漢紀成予得而讀之欣然覲未見書系
晝夜卒業乃爲敘曰編年紀傳二者皆史之正體紀傳
詳於人編年詳於代將綜其理亂興廢紀綱政治得失
之故以爲後法戒則編年爲宜顧自史遷叔爲紀傳作
者相承荀悅撰漢紀乃倣左氏傳爲編年體而袁宏繼
之撰後漢紀要可謂特立之士宜當時之重其書也是
書前後各三十卷分代以紀年因年以繫月日而凡制
度之沿革人之忠邪刑政賞罰之是非與夫日蝕星變
災祥沴戾之作大略該載而亦時有論著以明己意悅
紀奉詔作論多醇正宏紀其自所撰集故論猶放縱光
武即位於鄩而宏以爲更始尚存不宜自立論六家九

流而曰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因陳紀之論而曰肉刑當復如此類不盡合於道顧其筆力蹇蹕亦史家之雄也夫二子之才其去班范尚遠顧能於左傳之後司馬通鑑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論者謂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於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予又嘗謂三代以下享國惟漢最長法戒亦至漢而略備人皆知西漢之亡以外戚東漢之亡以宦官姦臣愚不謂然夫木先朽而蠹生物先腐而蟲出今夫外戚宦官姦臣是蠹也蟲也而所以穴蠹與蟲者其原在上人主清明英斷進用忠賢屏斥讒邪則西東京之所以盛人主優柔昏回讒邪進而賢人退羣枉熾而正士消則西東京之所以衰迨夫

國勢已移其時雖有忠義之士痛哭而陳發憤而圖難而卒無能措將傾之厦絙旣沈之鼎雖曰氣運良繇人事是可爲永監者也案荀紀後於班而班之前尚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於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今大概毀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六七剗剗而幸而得與班范二書並傳士之著書立說有賴於後人之表章者顧不亟哉然則蔣君之於荀袁厥功偉已憶六年前予識君豫章醞藉有名士風卽之溫然蓋時時往來懷抱云君名某字某敘之者爲毗陵邵長蘅時康熙丙子六月

上澣日